白雨齋詞話

白雨齋詞話卷第五

丹徒亦峰陳廷焯著

洪稚存經術湛深。而詩多魔道。詞稍勝於詩。然亦不成氣候。

孫子瀟袁蘭邨輩為詞。全不講究氣格。只求敷衍門面而已。並有門面亦敷衍不來處。

蔣鹿潭水雲樓詞二卷。深得南宋之妙。於諸家中尤近樂笑翁。竹垞自謂學玉田。恐去鹿潭尚隔一層也。

詞至國初而盛。至毘陵而後精。近時詞人。莊中

白賁乎不可尚已譚氏仲修亦駸駸與古爲化鹿潭稍遜皋文莊譚之古厚而才氣甚雄亦鐵中錚錚者

鹿潭詞如東風第一枝云雲影薄畫簾乍捲山意冷瘦筇又嬾木蘭花慢云雲埋蔣山自碧打空城只有夜潮來又前調云蘆邊夜潮驟起暈波心月影盪江圓又云看莽莽南徐蒼蒼北固如此山川鉤連更無鐵鎖任排空檣艣自回旋寂寞魚龍睡穩傷心付與秋煙又甘州云避地依然滄海險夢逐潮還一樣貂裘冷不似長安又云引吳鉤不語酒

罷玉犀寒總休問杜鵑橋上有梅花且向醉中看南雲晴任征鴻去莫倚闌干壽樓春云但疏雨空階蕭蕭半山黃葉聲鷓鴣天云屏間山壓眉心翠鏡裏波生鬢角秋淒涼犯云疏燈暈結覺霜逼簾衣自裂又云窗鳴敗紙何驚疑打篷乾雪悄護銅瓶怕寒重梅花晴折御開門樹影滿地壓凍月唐多令云哀角起重關霜深楚水寒背西風歸雁聲酸一片石頭城上月淮怕照舊江山齊天樂云海氣浮山江聲擁樹閃閃燈紅蕭寺高談未已任夜鵲驚枝睡蛟吟水笑指天東一丸霜月盪潮尾又

云啼鵑萬里怕化作秋聲醉魂驚起涼露沈沈斷鴻悲暗韋似此皆精警雄秀造句之妙不減樂笑翁

鹿潭深於樂笑翁故措語多清警最豁人目集中謁金門人未起一章甘州一叉東風喚醒分春一章兩篇情味尤深汞乃眞得玉田神理又不僅在皮相也

鹿潭謁金門云人未起銅影暗移窗紙隔夜酒香添睡美鵑聲春夢裏妝能小屏獨倚風定柳花到地欲拾斷紅憐素指捲簾呼燕子婉雅淒怨尋味不盡

鹿潭窮愁潦倒抑鬱以終悲憤慷慨一發於詞如卜算子云燕子不曾來小院陰陰雨一角闌干聚落花此是春歸處彈淚別東風把酒澆飛絮化了浮萍也是愁莫向天涯去何其淒怨若此

鹿潭臺城路金麗生自金陵圍城出爲述沙州避雨光景感賦此解時畫角咽秋燈淡慘綠如有鬼聲在紙上也云驚飛燕子魂無定荒洲墜如殘葉樹影疑人鴞聲幻鬼欹側春冰途滑頹雲萬疊又雨擊寒沙亂鳴金鐵似引宵程隔谿燐火乍明滅江間奔浪怒湧斷笳時隱隱相和嗚咽野渡舟危空村草濕一飯蘆中淒絕孤城霧結賸罥網離鴻

怨嘑昏月險夢愁題杜鵑枝上血狀景逼眞有聲
有色因思迦陵賀新郎作家書竟題范龍仙書齋壁上蘆雁圖云漏
悄裁書罷遶廊行偶然瞥見壁間古畫一派蘆花
江岸上白雁濛濛欲下有立且飛而鳴者萬里重
關歸夢杳拍寒汀絮盡傷心話捱不了淒涼夜城
頭戍鼓剛三打正四壁人聲都靜月華如瀉再向
丹青移燭認水墨陰陰入化恍嘹唳枕稜窗罅曾
在孤舟逢此景便畫圖相對心猶怕君莫向高齋
掛繪聲繪影字字陰森緑人毛髮眞乃筆端有鬼
然同一設色而陳自縱橫蔣多蕭戚言爲心聲蔣

所遇之窮。又不逮陳遠矣。

仁和黃樸存䀹鷗集詞。亦沐浴於南宋諸家。而未能深厚。格調亦嫌平。合者亦不過數人流亞。如臺城路（歸燕）云。蓼渚揹紅。蘆塘掠雪。秋思渾生南浦。又浪陶沙（魚舟）云。短蓑唱涼州。驚起沙鷗。浪花圓處釣絲柔。蓑笠不辭江上老。雲水悠悠。聲調清朗。氣息和雅。自是越中一派。

仁和譚獻字仲修。著有復堂詞。品骨甚高。源委悉達。窺其胸中眼中。下筆時匪獨不屑爲陳朱。盡有不甘爲夢窗玉田處。所傳雖不多。自是高境。余嘗

謂近時詞人。莊中白尚矣。蔑以加矣。次則譚仲修。鹿潭雖工詞。尚未升風騷之堂也。

仲修蝶戀花六章。美人香草。寓意甚遠。首章云。樓外啼鶯依碧樹。一片天風。吹折柔條去。玉枕醒來追夢語。中門便是長亭路。淒警特絕。下云。慘綠衣裳年幾許。爭禁風日爭禁雨。幽愁憂思。極哀怨之致。次章云。下馬門前人似玉。一聽斑騅。便倚闌干曲。結云。語在修眉成在目。無端紅淚雙雙落。真有無可奈何之處。眉語目成四字。不免熟俗。此偏運用淒警。抒寫憂思。自不同泛常豔語。三章云。一握

鬟雲梳復裹半庭殘日怱怱過即屈子好修之意。而語更深婉。四章云。帳裏迷離香似霧不燼鑪灰酒醒聞餘語。連理枝頭儂與汝千花。百草從渠許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有此沈著。無此微至。下云。蓮子青青心獨苦一唱將離日日風兼雨豆蔻香殘楊柳暮。當時人面無尋處淒婉芊綿。不懈而及於古。五章云。庭院深深人悄悄埋怨鸚哥錯報韋郎。到壓鬢釵梁金鳳小低頭只是閒煩惱傳神絕妙。下云。花發江南年正少紅袖高樓爭抵還鄉好遮斷行人西去道輕軀願化車前草沈痛已極。

眞所謂情到海枯石爛時也。六章云。玉頰妝臺人道瘦一日風塵一日同禁受獨掩疏櫳如病酒捲簾又是黃昏後。沈至語。殊覺哀而不傷。怨而不怒。下云。六曲屏前攜素手戲說分襟眞遺分襟驟書札平安知信否夢中顏色渾非舊相思刻骨寤寐潛通。頓挫沈鬱。可以泣鬼神矣。

仲修青門引云。人去闌干靜楊柳晚風初定芳春此後莫重來一分春少減卻一分病透過一層說。更深。卽相見爭如不見。意下云。離亭薄酒終須醒落日羅衣冷繞樓幾曲流水不曾留得桃花影此

詞淒婉而深厚。純乎騷雅。又昭君怨云。煙雨江樓春盡盼斷歸人音信依舊畫堂空捲簾風約略薰香閒坐遙憶翠眉深鎖鬢影忽重看再來難深婉沉鬱。亦不減溫韋語。

仲修蘇幕遮云。綠窗前紅燭底小撥檀槽月露涼煙碎夜靜銜杯風細細吹上羅襟仍是相思淚病誰深春似醉陌上桃花門內先憔悴。夢到高樓星欲墜零露無聲冷入空閨裏低回哀怨。此種境界。固非淺見所能知。

燕飛偏是落花時。此仲修臨江仙詞語也。觀此七

字。是何等沈鬱。

仲修臨江仙云。江南紅豆一枝枝。江南人面眼底是相思。思路幽絕。又前調和子珍云。芭蕉不展丁香結。悤悤過了春三。羅衣花下倚嬌憨。玉人吹笛眼底是江南。最是酒闌人散後。疏風拂面微酣。樹猶如此我何堪。離亭楊柳。涼月照毿毿。厚意稍遜前章。而語極清雋。琅琅可諷。玉人吹笛二語。尤為警絕。

仲修浣溪紗云。昨夜星辰昨夜風。玉窗深鎖五更鐘。枕函香夢太悤悤。畫閣焚香煙縹渺。闌干撫笛

月朦朧。碧桃花下一相逢。通首虛處傳神。結語輕輕一擊。妙甚。

仲修清平樂云。東風吹徧穉柳垂清淺雲樹朦朧千里遠望見高樓不見樓前塞雁飛還愁邊多少江山忍把棉衣換了玉梅花下春寒逼近五代人手筆。

仲修賀新郎云。春衫裁翦渾拋了盼長亭行人不見飛雲縹渺一紙音書和淚讀卻恨眼昏字小見說是天涯春到夢倚房櫳通一顧奈醒來各自閒煩惱知兩地怨啼鳥淒涼怨慕深於周秦不同貌

似者。

仲修小詞絕精。長調稍遜。蓋於碧山深處尚少一番涵泳功也。

仲修之言曰。吾少志比興。未盡於詩。而盡於詞。又曰。吾所知者比已耳。興則未逮。河中之水。吾詎能識所謂哉。即其詞以證其言。亦殊非欺人語。莊中白敘復堂詞云。仲修年近三十。大江以南兵甲未息。仲修不一見其所長。而家國身世之感。未能或釋。觸物有懷。蓋風人之旨也。世之狂呼叫囂者。且不知仲修之詩。烏能知仲修之詞哉。禮義不愆。何

恤乎人言・吾竊願君為之而斵至於興也。蓋有合風人之旨・已是難能可貴・至斵至於興・則與風人化矣・自唐迄今不多覯也・求之近人・其惟莊中白乎・

吾鄉莊棫・一名忠棫・字希祖・號中白・吾父之從母弟也・著有蒿庵詞・窮源竟委・根柢槃深・而世人知之者少・余觀其詞・匪獨一代之冠・實能超越三唐兩宋・與風騷漢樂府相表裏・自有詞人以來・罕見其匹・而究其得力處・則發源於國風小雅・胎息於淮海大晟・而寢饋於碧山也・

千古詞宗。溫韋發其源。周秦竟其緒。白石碧山。各出機杼。以開來學。嗣是六百餘年。鮮有知者。得茗柯一發其旨。而斯詣不滅。特其識解雖超。尚未能盡窮底蘊。然則復古之功。興於茗柯。必也成於蒿庵乎。

中白病歿時。年甫半百。生平與余覿面。不過數次。晤時必談論竟夕。余出舊作與觀。語余曰。子於此道。可以窮極高妙。然倉卒不能臻斯境也。又曰。子知清眞白石矣。未知碧山也。悟得碧山。而後可以窮極高妙。（此言在中白病歿之前一年）余初不知其言之懇至

也。十餘年來。潛心於碧山。較曩時所作。境地迥別。識力亦開。乃悟先生之言。嘉惠不淺。思以近作就正於先生。而九原已不可作。特記其言如此。

中白先生敘復堂詞有云。夫義可相附。義卽不深。喻可專指。喻卽不廣。託志帷房。睠懷君國。溫韋以下。有迹可尋。然而自宋及今。幾九百載。少游美成而外。合者鮮矣。又或用意太深。辭爲義掩。雖多比興之旨。未發縹渺之音。近世作者。竹垞擷其華。而未芟其蕪。茗柯泝其原。而未竟其委。又曰。自古詞章。皆關比興。斯義不明。體製遂舛。狂呼叫囂。以爲

慷慨。矯其弊者。流爲平庸。風詩之義。亦云渺矣。先生此論。實具冠古之識。並非大言欺人。

李子薪愼傳嘗語余云。莊希祖詞。窮極高深。竟難於位置。即置之清眞白石間。尙非其駐足處。此眞知蒿庵甘苦。彼囿於流俗之見者。必以其言爲不倫矣。

蒿庵蝶戀花四章。所謂托志帷房。睠懷身世者。首章云。城上斜陽依綠樹。門外斑騅。過了偏相顧。玉勒珠鞭何處住。回頭不覺天將暮。回頭七字。感慨無限。下云。風裏餘花都散去。不省分開何日能重

遇凝睇窺君君莫誤幾多心事從君訴聲情酸楚。
卻又哀而不傷。次章云。百丈游絲牽別院行到門
前忽見韋郎面欲待回身斂乍顫近前卻喜無人
見心事曲折傳出。下云。握手恩恩難久戀。還怕人
知但弄團團扇強得分開心暗戰歸時莫把朱顏
變韶光匿朵。憂讒畏譏。可爲三歎。三章云。綠樹陰
陰晴晝午過了殘春紅萼誰爲主死轉花幡勤擁
護簾前錯喚金鸚鵡詞殊怨慕。次章蓋言所謀有
可成之機。此則傷所遇之卒不合也。故下云。回首
行雲迷洞戶不道今朝還比前朝苦悲怨已極。結

云。百草千花羞看取相思只有儂和汝怨慕之深。卻又深信而不疑。想其中或有讒人間之。故無怨當局之語。然非深於風騷者。不能如此忠厚。四章云。殘夢初回新睡足忽被東風吹上橫江曲寄語歸期休暗卜歸來夢亦難重續。決然舍去。中有怨情。故纔欲說。便咽住。下云。隱約遙峰窗外綠不許臨行私語頻相屬過眼芳華真太促從今望斷橫波目。天長地久之恨。海枯石爛之情。不難得其纏綿沈著。而難其溫厚和平。

蒿庵買陂塘云。問西風數行新雁故人今向何許

銜來音信從誰至宛轉似將人語休輕顧便拆得封時都是傷心句此情最苦賸涼月三更盈盈血淚化作杜鵑去空階外往日佳期已誤淒涼說與遲暮清商一曲原蕭爽消受幾多霜露情莫訴休再望南天渺渺衡陽浦錦箋附與回首絳雲飛傷心。只在一點相思處騷情雅意。詞品超絕。其年竹垞才氣雖高。此境卻未夢見。結句相字不協於律。然於本原殊無傷也。

蒿庵八六子云。疊重城淒淒風雨都來伴我孤征漸濕霧淒迷不斷薄寒料峭還生秋心暗驚沈沈

不放新晴倚檻慵開鸞鏡臨流罷撫銀箏漫忘卻他鄉茱萸節近黃花放後白衣人遠但見拍水沙鳧野渡寥天雲雁煙汀黯銷凝悤悤又聽櫓聲此則變化於少游美成碧山而更高出數倍者此詞與碧山一篇格調近似而用意各別與板襲者不同蒿庵相見歡云春愁直上遙山繡簾閒贏得蛾眉宮樣月兒彎雲和雨煙和霧一般般可恨紅塵遮得斷人間次章云深林幾處啼鵑夢如煙直到夢難尋處倍纏綿蝶自舞鶯自語總淒然明月空庭如水對華年二詞用意用筆超越古今能將騷雅

眞消息吸入筆端。更不可以時代限也。

蒿庵瑞鶴仙云。玳梁幾許。問海燕。芳蹤可住。看紅襟飄瞥。重到畫屏。漫把人誤。又云。苦憶年年。遠道水驛山程。空怨零雨。鶯聲暗訴。催春至。共誰語。怕高樓去後。花枝滿眼。東風吹向繡戶。更青青柳色。陌上費人凝竚。又垂楊云。睍睆流鶯。依稀似欲迎人語。儂心縱使從君訴。奈飛燕雕梁嬌妒。傍長堤一碧。無情任玉驄嘶去。又云。淒楚。連宵苦雨。竟沾水漬泥。不堪重顧。此類皆含無限情事。鬱之至。厚之至。似又深於碧山。詞至是。可以興。可以怨矣。

蒿庵菩薩蠻諸詞。全祖飛卿。而去其穠麗之態。略帶本色。境地甚高。如人人都說江南好。今生只合江南老。水調怨揚州。月明花滿樓。又懶起學濃妝。偷閒繡鳳凰。又輕雲簾乍捲。香霧羅帷掩。記得嫁王昌。盈盈出畫堂。又茶蘼開後羣芳歇。綠陰滿院聽鵓鳩。窗外老鶯聲。都教和淚聽。又人在木蘭艭。春波度遠江。又郎意若爲尋。妾愁江水深。又樓頭花事急。金雁無消息。怎得晚春時。薄情郎早歸。又簾外幾番風。香閨夢正濃。和平溫厚。感人自深。溫韋後一千年來。此調久不彈矣。不謂於蒿庵見之。

豈非快事。

蒿庵念奴嬌後半闋云。幾回遠寄鸞牋深藏懷袖字字愁磨滅欲待將書重一讀讀又柔腸千折便得常留也難相比擕手重親接不知今夜夢魂可化蝴蝶綣慕之詞。低回往復。結二句從無可奈何中作此癡想。不作訣絕語。自是溫厚。

蒿庵詞有不知其用意所在而不得謂之無因者。如浪淘沙云。舊事漫嗟呀鏡影窗紗音書字字記無差說不盡時拋卻去流水天涯又夢江南云。紅袖滿樓招不見橋邊楊柳細如絲春雨杏花時不

知其何所指。正令人尋味不盡。

蒿庵眞珠簾云。驀地喜相尋見。白雲自遠。煙草滿川。梅雨後。只腸斷江南。何限意味。甚深。亦不知其何所指。

蒿庵更漏子云。玉樓寒。芳草碧。門外馬嘶人跡。搴繡幙。拂銀屏。風來夜不扃。應念我。偏相左。魚鑰重門深鎖。書不寄。夢無憑。窗紗一點燈。自是脫胎於飛卿。而意味又自不同。

蒿庵鳳凰臺上憶吹簫云。瓜渚煙消。蕪城月冷。何年重與清遊。對妝臺明鏡。欲說還羞。多少東風過

了雲縹渺何處句留都非舊君還記否吹夢西洲悠悠芳辰轉眼誰料到而今盡日樓頭念渡江人遠儂更添憂天際音書久斷還望斷天際歸舟春回也怎能教人忘了閒愁純是變化風騷溫韋幾非所屑就尚何有於姜史

蕎庵醜奴兒慢云飛來燕燕驚破綠窗殘夢看多少花昏柳暝雲暗煙濃望帝春心枝頭會否解啼紅闌干曲曲柔絲細細愁殺游蜂長記那時成蹊桃李一樣鮮穠到此際風風雨雨誰寫春容迢遞仙源何人尋約到山中蛾眉休說入門時候妒恨

偏工此感士不遇也結更深一層說骨高味古幾欲突過中仙

蒿庵青門引云夢裏流鶯囀喚起春人都倦研箋莫漫去題紅雨絲風片簾幕晚陰卷碧雲冉冉遙山展去也無人管便尋畫篋螺黛可堪路隔天涯遠怨深愁重欲言難言極沈鬱之致

寶函鈿雀金泥鳳釵粱欹側雲鬟重莫遣夢兒酣江南春色闌音書金雁斷芳草芙蓉岸當戶理機絲年年戰士衣此蒿庵菩薩蠻詞也意亦有所刺而筆墨又別正不必襲溫韋陳迹

蒿庵踏莎行結句云。尊中餘瀝且休揮。明朝簾外迷紅雨。淒警絕倫。不同凡豔。

蒿庵詞有看似平常。而寄興深遠。耐人十日思者。如定風波云。爲有書來與我期。便從蘭杜惹相思。昨夜蝶衣剛入夢。珍重。東風要到送春時。三月正當三十日。占得春芳畢竟共春歸。只有成陰并結子。都是。而今但願著花遲。暗含情事。非細味不見

蒿庵詞一卷。所傳不過四十闋。其一生所作。必不止於此。余友李子薪嘗欲得其全稿以付梓。余求之兩年竟不能得。今其家住泰州之東鄉。一子文

故。身後蕭條。遺稿不知尙存否。讀其詞。思其人。悲其遇。爲之於邑者累日

近世文人學士。咯諳吟詠。輙裒然成集。尙未能涉獵藩籬。便思欲質諸後世。後世亦多見其不自量矣。彼若知有蒿庵詞。定當汗流浹背。

蒿庵詞名不顯。匪獨不及陳朱諸公。亦不逮楊荔裳郭頻伽輩。猶爭傳於一時也。然世無不顯之寶。文人學業。特患其不精。不患其無知已。曲高和寡。於我奚病焉。

仲修序蒿庵詞云。夫神之所宰。機之所抽。心之所

游境之所搆．身之所接．力之所窮．孰能無所可寄哉．縱焉而已逝．蕩焉而已紛．魚寄於水．鳥寄於木．人心寄於言．風雲寄於天．凡夫寄於榮利．莊棫寄於詞．塡詞原於樂．閨中之思乎．靈均之遺則乎．動於哀愉而不能已乎．小子學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沱潛洋洋．岷嶓峨峨．汎彼柏舟．容與逍遙．為鶴鳴．為沔水．為園有桃．為匏有苦葉．吾知之矣．吾知之其詩也．數語洞悉深處．蓋人不能無所感．感不能無所寄．知有所寄．而後可讀蒿庵詞．近人為詞．習綺語者．託言溫韋．衍游詞者．貌為姜

史・揚湖海者・倚於蘇辛・近今之弊・實六百餘年來之通病也・余初爲倚聲・亦蹈此習・自丙子年與希祖先生遇後・舊作一概付丙・所存不過已卯後數十闋・大旨歸於忠厚・不敢有背風騷之旨・過此以往・精益求精・思欲鼓吹蒿庵・共成茗柯復古之志・蒿庵有知・當亦心許・

閑情之作・雖屬詞中下乘・然亦不易工・蓋摹色繪聲・礙難著筆・第言姚冶・易近纖佻・兼寫幽貞・又病迂腐・然則何爲而可・曰根柢於風騷・涵泳於溫韋・以之作正聲也可・以之作豔體亦無不可・古人詞

如毛熙震之暗思閑夢何處逐雲行晏元獻之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林和靖之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晏小山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又當時明月在曾照綵雲歸又從別後憶相逢幾囘魂夢與君同今宵賸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又春思重曉妝遲尋思殘夢時歐陽公之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絲爭亂秦少游之欲見迴腸斷續薰爐小篆香賀方回之初未試愁那是淚每渾疑夢奈餘香無名氏之爲君惆悵何獨是黃昏湯義仍之不經人事意相關牡丹

亭夢殘斷腸春色在眉灣倩誰臨遠山　國朝王
香雪之鬬草心慵垂手立兜鞵夢好低頭想史位
存之千蝶帳深縈夢苦倦拈紅豆調鸚鵡趙璞函
之東風落紅豆悵相思空徧似此則婉轉纏綿情
深一往麗而有則耐人玩味其次則牛松卿之强
攀桃李枝斂愁眉又彈到昭君怨處翠蛾愁不擡
頭牛希濟之紅豆不堪看滿眼相思淚顧夐之斂
袖翠蛾攢相逢爾許難寇萊公之愁蛾淺飛紅零
亂側臥珠簾捲髮元獻之疑怪昨宵春夢好元是
今朝鬬草贏笑從雙臉生范文正之眉間心上無

計相迴避歐陽公之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遠山長周子寬之傷春還上去年心怎禁得時節又燒燈無名氏之怎得西風吹淚去陽臺爲暮雨王次回之善病每逢春月臥長愁多向花前歎又幾度卸妝垂手望無端夢覺低聲喚猛思量此際正天涯啼珠濺　國朝吳梅村之摘花高處賭身輕又慣猜閒事爲聰明梁玉立之拂鏡試新妝低囘問粉郎吳薗次之巫雲昨夜同騎雙鳳夢夢夢王小山之燈微屏背影淚暗枕留痕又小園春雨過扶病問殘春又眼波低翦篆絲風又一彎愁思駐螺

峯王香雪之檻外紅新花有信鏡中黃淡人微誌又夢短易添清晝倦書長慣費黃昏想毛今培之斜月小屏風玉人殘夢中過湘雲之遊絲不解繫韶華爲誰偏逐香車去均不失爲風流酸楚今人不知作詞之難至於豔詞更以爲無足輕重率爾操觚揚揚得意不自知其可恥此關雎所以不作也此鄭聲所以盈天下也此則余之所大懼也

或問余所作豔詞以何爲法余曰余固嘗言之根柢於風騷涵泳於溫韋以之作正聲也可以之作豔體亦無不可蓋綺語已屬下乘若不取法乎[illegible]

更於淫詞褻語中求生活・縱窮極工巧・去風雅愈遠・卽流弊益甚・竊所不取・余舊作豔詞・大半付丙・然如舊作倦尋芳紀夢云・江上芙蓉凝別淚・橋邊楊柳牽離緒・望斷天涯數層城・十二夢魂飛渡・下云・正颯颯梧梢送響・攪入疏砧殘夢・無據・倚枕沈吟・禁得淚痕如注・欲寄書無千里雁・最傷心是三更雨・待重逢・卻還愁・彩雲飛去・又齊天樂爲楊某題憑欄美人圖後半云・樊川舊愁・頓觸・歎梨雲夢杳・鎖香何處・翠袖天寒・青衫淚滿・怕聽楝花風雨・又憶江南云・離亭晚・落盡刺桐花・江水不傳心裏事・空隨閒恨到・

天涯歸夢逐塵沙．雖未知於古人何如．似尚無纖佻浮薄之弊．

國初十六家詞．孫默編獨遺竹垞．殊不可解．其中王士祿．王士禎．於詞一道．並非專長．不知何以列入．又尤侗．董俞．陳世祥．黃永．陸求可．鄒祇謨等詞．根柢既淺．措語又不盡雅馴．尙非分虎符曾藕漁之匹．二李一嚴亦未入選．亦何敢與小長蘆抗哉．去取太不當人意．而紀文達公謂　國初塡詞之家．約略具是．亦失之不檢也．

彭駿孫詞藻四卷．品論古人得失．欲使蘇辛周柳．

兩派同歸。不知蘇辛與周秦。流派各分。本原則一。若柳則傲而不理。蕩而忘反。與蘇辛固不能强合。視美成尤屬岐途。駿孫於詞一道。未能洞悉源委。其所撰延露詞。亦未見高妙。故所論多左。

國朝詞綜之選。王昶編去取雖未能滿人意。大段尙屬平正。余亦未敢過非。惟明詞綜之選。實屬無謂。然有明一代。可選者寥寥無幾。高者難獲一篇。略可寓目者大約不過數十篇耳。亦不能病其所選之平庸也。

清綺軒詞選。華亭夏秉衡選大半淫詞穢語。而其中亦有宋人最高之作。涇渭不分。雅鄭並奏。良由胸中毫

無識見。選詞之荒謬。至是已極。

宋七家詞選。甚精。戈載編 若更以淮海易草窗。則毫髮無遺憾矣。

皐文詞選。精於竹垞詞綜十倍。去取雖不免稍刻。而輪扶大雅。卓乎不可磨滅。古今選本。以此爲最。若黃樸存詞選。則兼採遊詞。於風騷眞消息。何嘗夢見。

近時馮夢華煦所刻喬笙巢宋六十一家詞選。甚屬精雅。議論亦多可採處。

成肇麐唐五代詞選。刪俳俚褻之辭。歸於雅正。最

為善本唐五代為詞之源而俚俗淺陋之詞雜入其中亦較後世為更甚至使後人陋花間草堂之惡習而並忘緣情託興之旨歸豈非操選政者加之厲乎得此一編較顧梧芳所輯尊前集雅俗判若天淵矣

唐明皇好時光云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箇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俚淺極矣而顧梧芳尊前集首錄此篇稱為音婉旨遠妙絕千古豈非癡人說夢

近閱蓮子居詞話・海陵吳衡照子律撰・其中亦有可採・然於詞之原委全未討論枝葉雖榮本根已槁此亦六百餘年之通病也

蓮子居詞話云・蘇之大・張之秀・柳之豔・秦之韻・周之圓融・南宋諸老・何以尚茲・此論殊屬淺陋・謂北宋不讓南宋則可・而以秀豔等字尊北宋則不可・如徒曰秀豔圓融而已・則北宋豈但不及南宋・並不及金元矣・至以耆卿與蘇張周秦並稱・而不數方回・亦爲無識・又以秀字目子野・韻字目少游・圓融字目美成・皆屬不切・即以大字目東坡・豔字目

耆卿亦不甚確大抵北宋之詞周秦兩家皆極頓挫沈鬱之妙而少游託興尤深美成規模較大此周秦之興同也子野詞於古雋中見深厚東坡詞則超然物外別有天地而江南賀老寄興無端變化莫測亦豈出諸人下哉此北宋之鑄南宋不能過也若耆卿詞不過長於言情語多淒秀尙不及晏小山更何能超越方回而與周秦蘇張並峙千古也

蓮子居詞話又云蘇辛並稱辛之於蘇亦猶詩中山谷之視東坡也東坡之大與白石之高殆不可

以學而至此論尚有可採・惟以大字目東坡・終不甚確・

余舊選詞則四集・二十四卷・計詞二千三百六十首・七易稿而後成・余自序云風騷既息・樂府代興・自五七言盛行於唐・長短句無所依・詞於是作焉・詞也者・樂府之變調・風騷之流派也・溫韋發其端・兩宋名賢暢其緒・風雅正宗・於斯不墜・金元而後・競尚新聲・眾喙爭鳴・古調絕響・操選政者・率昧正始之義・媸妍不分・雅鄭並奏・後之爲詞者・茫乎不知其所從・卓哉臯文詞選一編・宗風賴以不滅・可

謂獨具隻眼矣·惜篇幅狹隘·不足以見諸賢之面目·而去取未當者·十亦有二三·夫風會既衰·不必無一篇之偶合·而求諸古作者·又不少靡曼之詞·衡鑒不精·貽誤匪淺·余竊不自揣·自唐迄今·擇其尤雅者·五百餘闋·匯為一集·名曰大雅·長吟短諷·覺南豳雅化·湘漢騷音·至今猶在人間也·顧境以地遷·才有偏至·執是以尋源·不能執是以窮變·大雅而外·爰取縱橫排奡感激豪宕之作四百餘闋為一集·名曰放歌·取盡態極妍哀感頑豔之作六百餘闋為一集·名曰閑情·其一切清圓柔脆爭奇

闕巧之作。別錄一集。得六百餘闋。名曰別調。大雅爲正。三集副之。而總名之曰詞則。求諸大雅固有餘師。即遁而之他。亦即可於放歌閑情別調中求大雅。不至入於歧趨。古樂雖亡。流風未闃。好古之士。庶幾得所宗焉。

序大雅集云。太白詩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然詩教雖衰。而談詩者猶得所祖禰。詞至兩宋而後。幾成絕響。古之爲詞者。志有所屬。而故鬱其辭。情有所感。而或隱其義。而要皆本諸風騷。歸於忠厚。自新聲競作。懷才之士。皆不免爲風氣所囿。務

取悅人不復求本原所在迦陵以豪放爲蘇辛而失其沈鬱竹垞以清和爲姜史而昧厥旨歸下此者更無論矣無往不復皐文溯其源蒿庵引其緒兩宋宗風一燈不滅斯編之錄猶是志也錄大雅集

序放歌集云忠深達亹悱惻纏綿學人之詞也若瑰奇磊落之士鬱鬱不得志情有所激不能一軌於正而胥於詞發之風雷之在天虎豹之在山蛟龍之在淵恣其意之所向而不可以繩尺求酒酣耳熱臨風浩歌亦人生肆志之一端也杜詩云放

歌破愁絶。誠慨乎其言矣。錄放歌集。

序閑情集云。閑情一賦。白璧微瑕。昭明誤會其旨矣。淵明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託。閑情云者。閑其情使不得逸也。是以歷寫諸願。而終以所願必違。其不仕劉宋之心。言外可見。淺見者膠柱鼓瑟。致使美人香草之遺意。等諸桑間濮上之淫聲。此昭明之過也。茲編之選。綺說邪思。皆所不免。然夫子刪詩。並存鄭衛。知所懲勸。於義何傷。名以閑情。欲學者情有所閑。而求合於正。亦聖人思無邪旨也。錄閑情集。

序別調集云．人情不能無所寄．而又不能使天下同出一途．大雅不多見．而繁聲於是乎作矣．猛起奮末．誠蘇辛之罪人．嚚態迭妍．亦周姜之變調．外此則嘯傲風月．歌詠江山．規撫物類．情有感而不深．義有託而不理．直抒所事．而比興之義亡．侈陳其盛．而怨慕之情失．辭極其工．意極其巧．而不可語於大雅．而亦不能盡廢也．錄別調集．

迴文集句疊韻之類．皆是詞中下乘．有志於古者．斷不可以此眩奇．一染其習．終身不可語於大雅矣．若友朋唱和．各言性情．各出機杼可也．亦不必

以疊韻爲能事。就中疊韻尙可偶一爲之。次則集句。最下莫如迴文。斷不可效尤也。

古人爲詞。興寄無端。行止開合。實有自然而然。一經做作。便失古意。世人好爲疊韻。强己就人。必競出工巧以求勝。爭奇鬬巧。乃詞中下品。余所深惡者也。作詩亦然。

迴文集句疊韻變調各體。余於別調集中。求其措語無害大雅者。擇錄一二。非賞其工也。聊備一格而已。

蟥蛣雜記。載粵妓張八重頭菩薩蠻云。今宵屋挂前宵月。前年鏡入新年髮。芳心不共芳時歇。草色

洞庭南送君花滿潭別花君豈堪綺窗臨水岸有鳥當窗喚水上春帆亂遊蝶化行衣行人遊未歸蓬飛魂更飛柔情宛轉生面獨開音節之妙全在增一句便覺此調應如此作自我變古有何不可

又粵妓袁九曳腳望江南云無人到花外已聞倒挂一聲聲往事都隨商女笑新詩要掩大家名乞得情人小字篆雙成情絲搖曳亦變調中之最佳者（二詞余錄入別調集）

詩詞原可觀人品而亦不盡然詩中之謝靈運楊武人人品皆不足取而詩品甚高尤可怪者陳伯

玉掃陳隋之習。首復古之功。其詩雄深蒼莽中。一歸於純正。就其詩以論人品。應有可以表見者。而諂事武后。騰笑千古。詞中如劉改之輩。詞本卑鄙。雖負一時重名。然觀其詞。即可知其人之不足取。獨怪史梅溪之沈鬱頓挫。溫厚纏綿。似其人氣節文章。可以並傳不朽。而乃甘作權相堂吏。致與耿檉董如壁輩。並送大理。身敗名裂。其才雖佳。其人無足稱矣。梅溪姓氏不見錄於文苑中職是之故覩陳西麓之不肯仕元。當時有海上盜魁之目。甯不愧死。蔣竹山。至元大德間。臧陸輩交薦其才。卒不肯起。

詞不必足法・人品卻高絕・

馮正中蝶戀花四章忠愛纏綿・已臻絕頂・然其人亦殊無足取・尙何疑於史梅溪耶・詩詞不盡能定人品信矣・

激昂慷慨・原非正聲・然果能精神團聚・闢易萬夫・亦非强有力者未易臻此・ 國朝爲此調者・迦陵尙矣・後來之儁・必不得已・仍推板橋若蔣心餘黃仲則輩・醜態百出矣・ 國朝閨秀工詞者・自以徐湘蘋爲第一・李紉蘭吳蘋香等・相去甚遠・

湘蘋踏莎行云・碧雲猶疊舊河山・月痕休到深深

處。既超逸。又和雅。筆意在五代北宋之間。閨秀工爲詞者。前則李易安。後則徐湘蘋。明末葉小鸞。較勝於朱淑眞。可爲李徐之亞。

西青散記。載綃山女子雙卿詞十二闋。雙卿負絕世才。秉絕代姿。爲農家婦。姑惡夫暴。勞瘁以死。生平所爲詩詞。不願留墨迹。每以粉筆書蘆葉上。以粉易脫。葉易敗也。其旨幽深窈曲。怨而不怒。古今逸品也。（史梧岡西青散記載雙卿事甚詳。或疑其寓言。亦刻舟之見）十二闋余錄入別調集。如望江南云。春不見。尋過野橋西。染夢淡紅欺粉蝶。鎖愁濃綠騙黃鸝。幽恨莫重提。人

不見相見是還非拜月有香空惹袖惜花無淚可沾衣山遠夕陽低又二郎神咏菊花云絲絲脆柳裊破淡煙依舊向落日秋山影裡還喜花枝未瘦苦雨重陽挨過了虧耐到小春時候知今夜蘸微霜蝶去自垂首生受新寒浸骨病來還又可是我雙卿薄倖撇你黃昏靜後月冷闌干人不寐鎮幾夜未鬆金扣枉辜卻開向貧家愁處欲澆無酒此類皆忠厚纏綿幽冷欲絕而措語則既非溫韋亦不類周秦姜史是仙是鬼莫能名其境矣

雙卿惜黃花慢孤雁云碧盡遙天但暮霞散綺碎翦

紅鮮聽時愁近望時怕遠孤鴻一箇去向誰邊素霜已冷蘆花渚更休倩鷗鷺相憐暗、自眠鳳凰雖好寧是姻緣讀此覺雖速我訟亦不汝從尙嫌過激不及此和平中正也下云淒涼勸你無言趁一沙半水且度流年稻、粱初盡網羅正苦夢魂易警幾處寒煙斷腸可似嬋娟意寸心裏多少纏綿夜未閒倦飛誤宿平田此詞悲怨而忠厚讀竟令人泣數行下。

雙卿薄倖詞云。咏瘧〇西青散記雙卿夙有瘧疾體弱性柔能忍事卽甚悶色常怡然一日雙卿舂穀喘抱杵而立夫疑其惰推之仆臼傍杵壓於腰忍痛復舂炊粥半而瘧作火烈粥

溢沂之以木姑大訴槩其耳環日出耳裂環腦血流及肩乃拭血舉炊於是抒日俯地而歎曰天乎纍雙卿一身代天下絕世佳人受無量苦千秋萬世後爲佳人者無如我雙卿爲也至是爲苦楮詞以蘆葉書之歎曰誠

不如化作彩雲飛也依依孤影渾似夢憑誰喚醒受多少蝶嗔蜂怒有藥難醫花證最忙時那得工夫淒涼自整紅爐等戀訴盡濃愁滴乾清淚寃然娥眉不省去過酉來先午偏放卻更深宵永正千迴萬轉欲眠仍起斷鴻叫破殘陽冷晚山如鏡小柴扉煙鎖佳人翠袖懨懨病春歸望早只恐東風未肯日用細故信手拈來都成異采得雙卿詞足爲吾別調集生色

余最愛雙卿摸魚兒云。西青散記鄭女韓西新嫁而歸性頗慧見雙卿獨春汲恆助之瘧時坐於牀爲雙卿泣不識字然愛雙卿書乞雙卿寫心經且教之誦是時將返其夫家父母餞之召雙卿瘧弗能往韓西亦弗食乃分其所食自奭之遺雙卿雙卿泣爲此詞以淡墨細書蘆葉又以竹葉題鳳凰臺上憶吹簫一闋喜初晴晚霞西現寒山煙外清淺苔紋乾處容香履尖印紫泥猶軟人語亂忙去倚柴扉空負深深願相思一線向新月搓圓穿愁貫恨珠淚總成串黃昏後殘熱誰憐細喘小窗風射如箭春紅秋白無情豔一朵似儂難選重見遠聽說道傷心已受殷勤餞斜陽刺眼休更望天涯天涯只是幾片冷雲展纏綿悽惻隴頭流水不

如是之嗚咽也又鳳凰臺上憶吹簫云寸寸微雲絲絲殘照有無明滅難消正斷魂魂斷閃閃搖搖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隱隱迢迢從今後酸酸楚楚只似今宵青遙問天不應看小小雙卿嫋嫋無聊更見誰誰見誰痛花嬌誰望歡歡喜喜偷素粉寫寫描描誰還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其情哀其詞苦用雙字至二十餘疊亦可謂廣大神通矣易安見之亦當避席

近時閨秀仁和趙我佩君蘭著有碧桃館詞格調未高措辭亦不免於俗余獨賞其踏莎行一篇春草

可爲集中壓卷。詞云。徑遶苔花。庭飛柳絮。池塘寂寞清明雨。西園蝴蝶故依依。東風吹夢來何處。別浦魂銷。畫樓人伫。離愁三月長亭路。經年綠遍舊城根。萋萋又送王孫去。雅麗纏綿。不減陳西麓。

吳蘋香浪淘沙云。蓮漏正迢迢。涼館燈挑。畫屏秋冷一枝簫。眞箇曲終人不見。月轉花梢。何處暮砧敲。黯黯魂銷。斷腸詩句可憐宵。欲向枕痕尋舊夢。夢也無聊。此亦郭頻伽楊荔裳流亞。韻味淺薄。語句輕圓。所謂隔壁聽之。鏗鏘鼓舞者也。蘋香詞可取者。如河傳云。春睡剛起。自兜鞵立。近東風費猜

繡簾欲夠人不來徘徊海棠開未開料得曉寒如此重煙雨凍一定留春夢甚繁華故遲些輸他碧桃容易花自寫愁怨之作。宛轉合拍。意味甚長。

蘋香祝英臺近詠影云。曲闌低深院鎖人晚倦梳裹恨海茫茫已覺此身墮那堪多事青燈黃昏纔到又添上影兒一箇最無那縱然著意憐卿卿不解憐我怎又書窗依依伴行坐算來驅去應難避時尚易索掩卻繡幃推臥蘋香父夫俱業賈。兩家無一讀書者。而獨呈翹秀。殆有夙慧也。詞意不能無怨。然其情亦可哀矣。

詞有故作朴直語而實形粗魯者。如陳小魯帚溪梅令云。庭前竹樹報平安。不平安。一夜西風吹折兩三竿。缺中來遠山。此五字有景無情來不住上三句。古人只道出門難。入門難。江北江南也作故園看。玉門何處關。此二句尚可又浣溪沙云。一世楊花二世萍。無疑三世化卿卿。不然何事也飄零。又太常引云。水天水地水人家。水上做生涯。一二畝蒹葭。七八畝菱花藕花。蒹葭。活火菱香藕熟。湖水可煎茶。秋蓼有些些。只不管朝雲暮鴉。此二句尚可此類大抵皆拾黃山谷蔣竹山唾餘。可厭之極。

金聖歎論詩詞全是魔道又出鍾譚之下其評歐陽公詞一卷穿鑿附會殊乖大雅且兩宋詞家甚多獨推歐公爲絕調蓋猶是評水滸西廂之伎倆耳以論詞之例論曲尙不能盡合況以論曲論傳奇之例論詩詞烏有是處

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並時花枝難似伊玉如肌柳如眉愛著鵞黃金縷衣啼粧更爲誰歐陽公長相思詞也可謂鄙俚極矣而聖歎以前半連用四花枝兩深淺字歎爲絕技眞鄉里小兒之見聖歎評傳奇雖多偏謬處卻能獨出手眼至於詩

詞直是門外漢。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是在有識者。一篇之工。膾炙人口。如山抹微雲。梅子黃時雨。暗香。疏影。春水等篇。名實相副。則亦當之無愧色。然白雪陽春。知音必少。有志之士。自宜取法乎上。歷久愈新。若急於求知。如郭頻伽楊荔裳輩。每作一篇。羣焉附和。庸夫俗子。皆言其佳。嗚呼。誠屬高超深厚之作。庸夫俗子。何足以知其佳。庸夫俗子皆言其佳。其不佳也可知矣。

聰明纖巧之作。庸夫俗子每以為佳。正如蜣蜋逐臭。烏知有蘇合香哉。若以王碧山莊中白之詞。不

經有識者評定・猝投於庸夫俗子之前・恐不終篇而思臥矣・

未睹鈞天之美・則北里爲工・不詠關雎之亂・則桑中爲雋・徐昌穀談藝錄語也・今人論詞不向風騷中求門徑・徒取一二聰明語・歎爲工絕・正坐此病・

無論作詩作詞・不可有腐儒氣・不可有俗人氣・不可有才子氣・人第知腐儒氣俗人氣之不可有・而不知才子氣亦不可有也・尖巧新穎・病在輕薄・發揚暴露・病在淺盡・腐儒氣俗人氣・人猶望而厭之・若才子氣・則無不望而悅之矣・故得病最深・

宋無名氏九張機。自是逐臣棄婦之詞。淒婉綿麗。絕妙古樂府也。詞綜刪存七首。余大雅集中就樂府雅調兩篇摘錄十一首。精粹已盡。不啻窺全豹矣。如云。一張機。采桑陌上試春衣。風晴日暖慵無力。桃花枝上。啼鶯言語。不肯放人歸。又云兩張機。月明人靜漏聲稀。千絲萬縷相縈繫。織成一段迴紋錦字。將去寄呈伊。又云。三張機。吳蠶已老燕雛飛。東風宴罷長洲苑。輕綃催趁。館娃宮女。要換舞時衣。刺在言外。又云。四張機。鴛鴦織就欲雙飛。可憐未老頭先白。春波碧草。曉寒深處。相對浴紅衣

又云。五張機。橫紋織就沈郎詩。中心一句無人會。不言愁恨。不言憔悴。只憑寄相思。意殊忠厚。又云六張機。雕花鋪錦半離披。蘭房別有留春計。爐添小篆。日長一線。相對繡工遲。又云。七張機。春蠶吐盡一生絲。莫教容易裁羅綺。無端翦破。仙鸞彩鳳分作兩邊衣。苦心密意。不忍卒讀。又云。八張機。回紋知是阿誰詩。織成一片淒涼意。行行讀遍。厭厭無語。不忍更尋思。又云。九張機。雙花雙葉又雙枝。薄情自古多離別。從頭到底。將心縈繫。穿過一條絲。雙花七字。何等親切。從頭三句更愼重可以觀

可以怨。又云。輕絲象牀玉手出新奇。千花萬草光凝碧。裁縫衣著春天。歌舞飛蝶語。黃鸝歡樂語中含凄感。又云。春衣素絲染就。已堪悲。塵昏汗污無顏色。應同秋扇。從茲永棄無復奉君時。此章最沉痛。似為貶節者言之。觀次句可見。以下言何況又加以塵汗也。淒涼怨慕。千古孤臣孽子勞人思婦讀之。皆當一齊淚下。

九張機。純自小雅離騷變出。詞至是已臻絕頂。雖美成。白石。亦不能為。

九張機。全是寄怨之作。其緣起云。醉留客者。樂府

之舊名。九張機者。才子之新調。憑戛玉之清歌。寫擲梭之春怨。章章寄恨。句句言情。詩云一擲梭心一縷絲。連連織就九張機。從來巧思知多少。苦恨春風久不歸。可知其寄意矣。

詞至九張機。高處不減風騷。次亦子夜怨歌之匹。千年絕調也。阜文詞選獨遺之。亦不可解。

王介甫謂張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及李世英朦朧淡月雲來去。此僅就一句言之。未觀全體。殊覺武斷。卽以一句論。亦安見其不及也。

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闋。神在箇中。音流絃外。可

以是爲詞中鼻祖。尋詞之祖斷自太白可也。不必高語六朝

飛卿短古深得屈子之妙。詞亦從楚騷來。所以獨絕千古。難乎爲繼。

唐人詞所傳不多。然皆見作意。卽於平淡直率中。亦覺言近旨遠。正如漢魏之詩。語句雖有工拙。氣格固自不同。至五代則聲色漸開。瑕瑜互見。去取不當。誤人匪淺矣。

以詞較詩。唐猶漢魏。五代猶兩晉六朝。兩宋猶三唐。元明猶兩宋。 國朝詞亦猶 國朝之詩也。

香山長相思云。暮雨瀟瀟郞不歸。空房獨守時香山

此詞絕佳惟上半闋詞近鄙褻絕不費力。自然淒警。若黃昏卻下瀟瀟雨。朱淑真詞便見痕迹。

王仲初調笑令云。絃管絃管。春草昭陽路斷。結語淒怨。勝似宮詞百首。

鍊字琢句。原屬詞中末技。然擇言貴雅。亦不可不慎。古人詞有竟體高妙。而一句小疵。致令通篇減色者。如柳耆卿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章。情景兼到。骨韻俱高。而有想佳人粧樓長望之句。佳人粧樓四字。連用俗極。亦不檢點之過。又如王君玉望江南云。碧瓦煙昏沈柳岸。紅綃香潤入梅天。可謂

精於造句。紅綃七字爲荆公所愛。而接語云。飄灑正蕭然。五字意盡。殊病空滑。與上不稱。又如姜白石石湖仙一闋。自是高境。而玉友金蕉。玉人金縷。八字纖俗。固不能爲白石諱。又如高竹屋月冷霜袍擁一篇。旁面取勢。亦可謂思深意遠。惟想見那三字。不免粗鄙。此類皆失之不檢。致使敲金戛玉之詞。忽與瓦缶競奏。白璧微瑕。固是恨事。

昔人謂詩中不可著一詞語。詞中亦不可作一詩語。其間界若鴻溝。余謂詩中不可作詞語。信然。若詞中偶作詩語。亦何害其爲大雅。且如似曾相識

燕歸來等句。詩詞互見。各有佳處。彼執一而論者。眞井蛙之見。

詩中不可作詞語。詞中不妨有詩語。而斷不可作一曲語。溫韋姜史。復起不能易吾言也。

余鄉能詞者。張猗谷崇蘭有夢溪棹謳二卷。趙次梅彥俞有瘦鶴軒詞一卷。兩君之詞。摘錄一二。於詞則中。而余所服膺者。則莊中白蒿庵詞也。他人詞皆不免爲風氣所囿。蒿庵則吐棄凡庸。冥心獨往。夐乎不可尚已。

植庵詞一卷。余友李子薪愼傳所撰也。子薪年逾

四十始習倚聲。學力未充。而才氣甚旺。使天假之年。未始不可為迦陵嗣響。賀新涼六闋。余錄入放歌集中。所以存舊交也。

吾鄉唐少白煜與余為中表兄弟。年少工詞。後困於衣食。未能充其學力之所至。年未五十下世。可歎也。猶記其金縷曲登岱二章云。此是擎天柱。峙巖巖。青連不斷。平分齊魯。老柏蒼松高十丈。對著罡風絮語。猶自說秦皇漢武。欲識前朝興廢事。把山靈喚起談今古。哭還笑。歌復舞。望中遙見金閶路。人道是孔顏師弟。登臨之處。白馬當時疑匹練。只

今變爲烽火。忽細認江南故土。天謂此山南北限。爲神京萬古搼門戶。愁飛鳥尙難度。次章云。萬仞丹梯路。其中有神房阿閣。秦碑漢樹。下視齊州煙九點。上接青天尺五。占齊壤中居於魯。西望長安東瞰海。更北連燕趙南吳楚。小天下。空寰宇。一聲長嘯千山暮。卻雜入村夫樵唱。牧童笛譜。峭壁巉巖雲亂湧。怪石嵯峨如虎。有松柏凌風而舞。問有仙緣能遇否。已石閭煙鎖無仙住。收勝境。付金縷。筆意豪邁。亦板橋之流亞。

正定王道農。耕心。天才超逸。博學多能。經史古文

詩詞之類。皆能淹貫古今。獨抒已見。而尤精於內典。其論詞亦以大雅爲主。而不廢猛起奮末之音。余詞得力處。半由蒿庵一言。半由道農子薪辯論之功也。

道農以其尊翁翔龕姻丈蔭秙滿江紅四篇示余。

原序云。咸豐甲寅客海州與王子揚劉子謙殷塤許牧生吳述卿周康廷張溥齋朝夕過從觴詠甚樂。吳介軒用少陵飲中八仙歌韻賦詩矜龍之離闕以來幾陳迹矣。今康廷使遂見過。謂已繪圖留證歡命曰海國騷音兼示所作弁言及諸賢題詠。悵觸往夢。不能無言。其一云。

彈鋏悲吟。問誰是平津侯者。儘年來懷中刺滅。琴前曲寶。一例空堂樓燕雀。虛名隨處拌牛馬。甚海濱翔

值釣鼇人爭相逐延陵季詞源瀉高陽裔才名亞
又客星幾點攢眉結社湘漢騷人聯棣萼張王樂
府爭雄霸鎭多情把臂到狂奴論風雅其二云擊
鉢聲聲渾不爲風雲月露算都是蒼茫身世鬱懷
噴吐柳色虹橋驚戰伐菊花九日傷遲暮儘秀人
腫背詫駝峰甘陵部仙耶怪予和汝牀上下人三
五仗彩毫收入浣花舊譜杜老風華傳綺季酒龍
序次排詩虎祗齒牙餘論我難勝公其誤其三云
顧曲雄才合放爾出人頭地何關心西園餘韻再
繙圖記鴻爪印留脩禊帖龍頭人似催租吏倚征

篷促和右軍詩斜陽裏君且去門須閉儂便學陳無已待哀蛾啼徹恐應出沸偶破天慳成此會再聯萍影談何易看眼中落落聚星羣還餘幾其四云。對此茫茫沒著落愁人一箇渾不耐墮歡如夢亂愁如火聚合何關神鬼忍拋離忍使因緣左誦河梁五字斷腸詩鉛波墮休便說劉琨臥休淚炙涫于轢怕階前尺地也難容我誰續罪言憐杜牧枉傳仙侶侔張果問何年位業紀眞靈彈冠賀感激豪宕。直可摩迦陵之壘。

吾邑馬眉生。尚珍天資甚優。生有詞癖。充其力量

所至可以卓然成家已卯秋會於金陵旅次暢論詞學源流並贈以舊錄唐宋詞一本不見馬生久矣諒於此中消息必有所得他日覿面再當重與切磋也

眉生好爲豔詞間作壯語余友王竹庵鳳起亦有此癖余初爲詞亦不免淫冶叫囂之失猶憶丙子報罷後宴竹庵座中賦臨江仙云落日江干分手處無端重見雲英眉稜猶帶遠山青多卿珍重意苦語慰飄零颯颯西風摧勁羽蕭郎憔悴而今賓鴻嘹唳過前汀紅燈搖客夢明月碎秋心又金縷

曲（秋江送別座有歌者郎癸酉春竹庵座中所見也琵琶三弄哀怨不勝爲賦此曲）云鵑
血凝羅袖撥檀槽輕攏漫撚雙蛾淺逗訴盡半生
恩怨語颯沓悲風來驟正鴻雁初飛時候一曲琵
琶彈未徹已青衫爲汝重重透再爲我一揮手當
年絲竹春江口借韶華莫負暗拋紅豆今日
雲英還未嫁我亦杜陵消瘦又待折渡頭楊柳眼
底茫茫分南北也無心再進當筵酒江月白淚花
吼又九日登岳墩感懷賦前調後半闋云絲絲慘
結秋陰候撫危闌生平細數儘多僝僽三十男兒
仍落拓何論中年以後況又值西風重九破帽多

倘偏戀我。問何人印佩黃金斗。中原望悲風吼。又前調云。箕踞狂呼聊復爾。拭青萍夜夜光凝紫。便欲擊唾壺碎。下云。黃花小圃饒秋意。掃蒼苔眠褥藉草。徑須覓醉。得失雞蟲何足數。一笑浮雲富貴。聊自學田家生計。不信馬周終落拓。倒金尊且了東籬事。更不下窮途淚。余戊子捷南闈詩題金罍浮菊催開宴此亦詞讖也

皆不足語於大雅。

余曾作羅敷豔歌云。紅橋一帶傷心地。煙雨淒淒。燕子樓西。難道東風不肯歸。青旗冷趁飛鴉起。沾酒人稀。舊恨依依。一樹垂楊裊亂絲。意境似尚深

厚。又青門引云。斷腸無奈送春歸。落花時節妝閣鎮常掩。下云。夢魂應苦關山遠。只傍閒庭院亦向有沉至之思。視前金縷曲諸篇淺深判然矣。

白雨齋詞話卷弟五